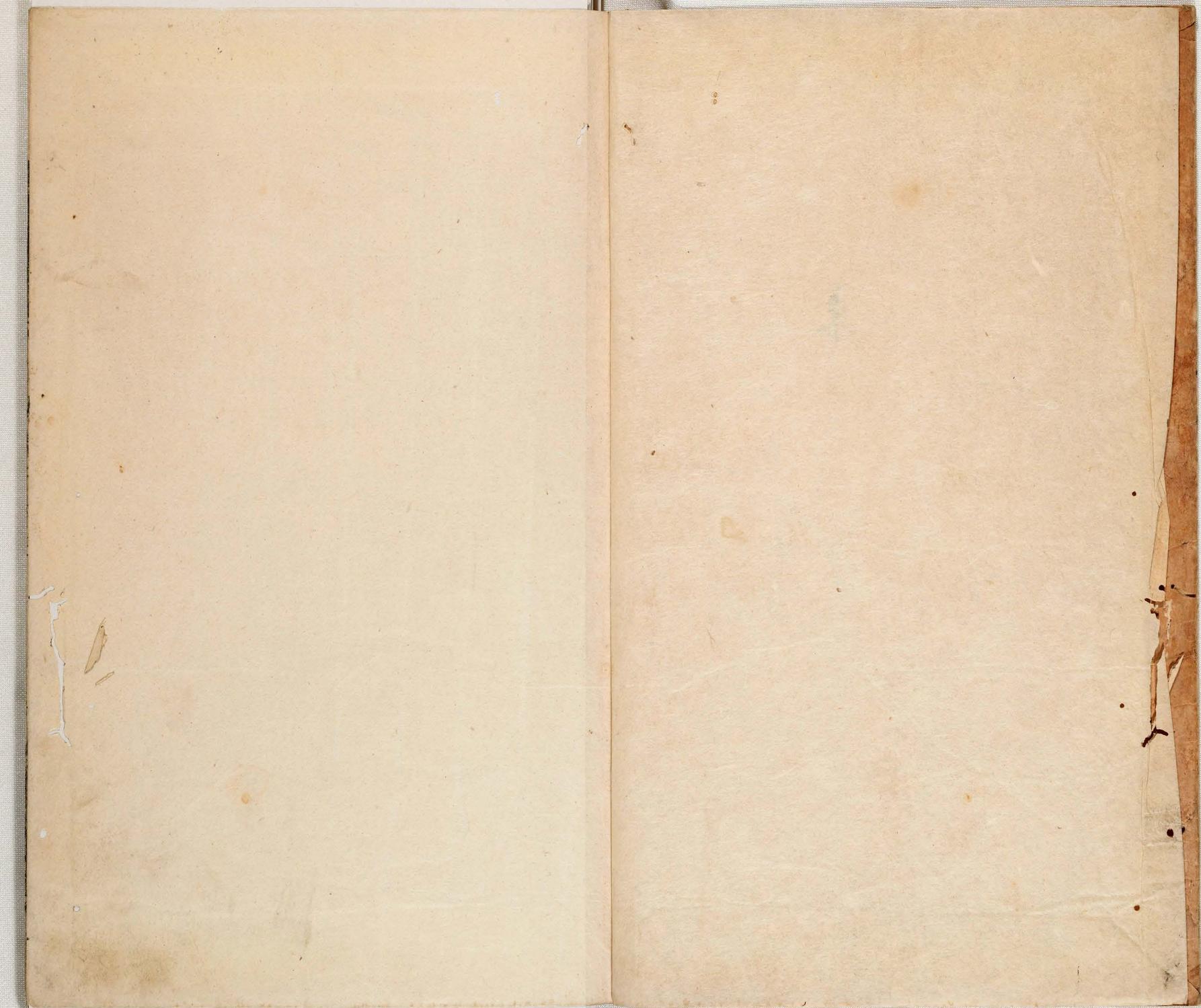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班固

漢書九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

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

媚悅也與上卧起公卿

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

故孝惠時郎侍中

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駿驥即鸞鳥也駿音峻驥音儀說在司馬

傳如傳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

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官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北宮名伯

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偃官者則李延年孝元時

官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

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

宋祁注文  
字  
議下庭有鳥

宋祁注  
未盡者也  
字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稅侯金賞

師古曰稅

嗣父車騎將

軍日碑爵爲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纏綢於常入耳不能大

厚也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

幸其人謹敕無所衢損

師古曰敕整也

爲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

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士

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

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

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革帶之下更也

覺而之漸臺

師古曰覺謂寢寐之蒼池池中有漸宿也未央殿西南有臺覺音工孝反

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

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

鄧猶登也文帝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惡

謹不好外交

師古曰專謹

願又音原

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

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

師古曰每賜輒鉅萬如此

如是者十數

官至上大夫

文帝時間如通家游戲

師古曰間謂投隙行不公顯也

私如往也

然通無他

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

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

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蠻夷曰道

鄧氏

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

平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嗽癰

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太子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

齶也齶出其膿音山角反

齶音仕客反

太子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

齒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及文帝崩景

宋祁注  
名臣下疑  
有也字

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吉

曰倣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匝之義也徼音工釣反

問頗有遂

師古曰遂成其罪狀

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

鉅萬

張晏曰顧人采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竊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

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有貞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真顧庸之私直

長公主賜鄧

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

吏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一錢

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晉灼曰使假貸而私爲償之也

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

吏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自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一錢

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

宋祁注文  
題有星氣  
也字當刪  
占  
也字當刪  
也字當刪

### 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續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

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慧

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

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擬比也

始時嫣常與上共卧

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趣通未行

古

曰已稱趕止行人詭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

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

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

獨伏謁也辟音開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得

歸國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嫣太后錄此銜嫣嫣侍

出入永巷不禁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

使賜鴻死上爲謝終不能得鴻遂死鴻弟說亦愛幸

師古曰

說讀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子增

封龍雒侯

師古曰維字或作頌

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師古曰在韓信傳

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樂人也

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文弟得幸於

宋氏校本新本無新字

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亟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

繇

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

幸埒韓嫣

師古曰嫣等齊久之延年弟李興中人亂出入驕恣

宋氏校本無新字

及李夫人卒後其愛施

師古曰施也音式爾反

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

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尤典事中人無外黨

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

宋氏校本無新字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

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

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

忤恨睚眦輒被以

危法師古曰被加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

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

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僻

建白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師古曰

曰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官

者兆古制也

追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在

君側故云應古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

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

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

對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

於公車咸抵臯房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

師古曰

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悲

懼不敢自寃繼顯與中書僕射牛梁少府王鹿充宗結爲黨友  
諸附倚者皆得寵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勢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  
名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送  
師古曰俊音千旬反脩敕宜待帷帳師古曰敷整也同其下類此天子  
中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天子  
大怒罷遂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遂兄大  
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  
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遇也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寔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廼下詔嘉美鄧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  
權事柄古曰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也  
音工莫反廼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更開門上  
許之顯故投寢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顙命  
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  
過私小臣屬任古曰以事委也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  
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音足孕反任古曰天下之怨師  
曰任猶當也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  
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爲然

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  
古曰賂遺謂百官群下所遺也些音讀與貲同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當壯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師古曰姍  
諱也音所諫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鄉邪貢禹爲諫大夫顯  
使以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  
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如譖望之矣  
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  
節寢疾師古曰晚節音末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  
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十  
石顯失倚離擢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  
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蒲不食道病死

師古曰。蒲讀。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

惠音閑。

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

曰。俱徙鴈鹿。徒菟去牛與陳實無賈。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鴻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爲黃門

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

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帝

嘉長義拜爲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

卿父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

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前將作大臣解萬年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

上甚德之。廼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臣解萬年

奏請營作昌陵罷澮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

矣。初進主。越年作祔。後年作祔。上臺有得。古

宜止徙家反故處。

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朕以

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

師古曰。康寧

安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爲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

亦

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累鉅萬。

師古曰。累古

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

亦同

廢處長定宮而后姊姁爲龍額思侯夫人。

晉灼曰。寡居

長與姁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因姁賂遺長欲求復爲

健侯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許爲

白上立以爲左皇后姁每入長定宮輒與姁書戲侮許

后嫚易無不言。師古曰。嫚。穢汙也。易音弋。政反。交通書記賂遺連

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

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莽根，事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嬪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父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爲某官某人主某事。具言其舉過根怒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侍中，奉兩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爲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自放。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主某人主某事。常與上卧起，俱爲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師古曰：東宮官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爲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候，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籍上。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音工，効反。不欲動賢，廻斷裏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

朱祁寗書  
有良子

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房。以配椒房。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備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闌之板也。綈厚綿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廻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

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鑄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要以下玉爲柙至足亦縫以黃金爲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

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

爲

徵

詔

者

后之名

謂

下

有司

治

皆

伏

其

墓

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廼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後益封賢二千户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

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歸益也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祀詛雲后舅伍宏以鑒待詔與校祕書郎揚閻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毛騎校尉宣皆知宏及胡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胡姓也羽反而宣除用冊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音許宏以附其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音巨依反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未萌謂禍難之未生者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兆君上阿爲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爲非懷此心也

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寬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見賢等獲封極幸嬖妬忠良乖毀有功

於戲傷哉

師古曰於烏戲讀曰呼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謂將爲逆亂也

是以季友鵠叔牙春秋賢之趙荀不討賊謂之

弑君

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相公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襄公故季友

使鍼

季鵠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挑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朕閔將

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與勑同飭將軍遂改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周也音頻似反謂比令嘉有依得以周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

膚滅鼻噬食也

膏膚也喻爵祿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膚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膚膚詔云爲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

綏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

天嘉

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也言爲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

折衝綏遠匡

正庶事允執其中

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

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

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

不宜在卿位從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第寘信代賢爲駙馬都尉

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

上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

師古曰右

以問譚師古曰傳語之人也

上傳

卷之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廻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廻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即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

宋祁昌黎公  
堂有文字

子也又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成女爲婦威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師古曰言酒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

劉敬多之  
吉平作因因  
字屬石焉

窮統業至重天子立戲言上默然不說

師古曰說

左右

皆恐於是遣門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

師古曰言

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治也言作治之甚堅牢

其外大門無故自壞

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出入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闈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闈下冊賢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即就也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審害並臻臻音審元元蒙辜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

孝和皇帝  
出入十全有  
字

孝和皇帝  
字下有

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誣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詒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詒驗也音軒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曰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姪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故依音甫往反費以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敬天子之使言不受賜不拜臯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有膠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音工喚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

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譴譴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劉攽案後漢傳海松名大司空本音名子明多兩字

羸診其尸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堅所厚吏沛失詔自刎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而大怒以它臯擊殺詔詔子淳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壯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師古曰商容設賢人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成外孫云宋祁咸平下韋有之字

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閭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爲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繇讀與由同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襄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師古曰釁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華及母后奪位幽廢師古曰謂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答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論語師古曰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君子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師古曰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近也

佞幸傳卷第六十三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班固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

別號

居于北邊

隨

上有山戎獫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

別號

險粥音弋六反

居于北邊

隨

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

驢駒駒駒駒駒

奚也

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駕

駒

駒種而馬生也

駒俊馬也

生七日而超其母駒駒駒

馬類也生北海

駒奚駒駒

駒類也

駒音提駒音挑駒音塗駒音顛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古曰分音扶問

反其下亦同

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

射師古曰少肉食

鳥羣師古曰言其

幼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兔

長言漸大肉食

曰言

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寃則隨畜田獵禽

無米粟

唯食肉

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師古曰劍鐵把小弔也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蓋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主以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曰即今之邠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讀曰亶父古曰岐山之下幽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西伯昌伐畎夷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又作焜一字並音工本反昆焜畎夷

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生蟲吾點舌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狹本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涇即漆雕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沮水也本出上郡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開辟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儉免之故豈不自矜孔棘之詩也孔甚也師古曰小雅采微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儉免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儉免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其功曰薄

伐獫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  
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是時  
方也言獫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

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  
侯有隙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幽王之子平王讀曰驪遂取周之地幽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雒邑師古曰平王之子幽王之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釐後四十四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襄王之子惠王之子襄王襄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

蘇林曰汜音凡今颍川襄城是也  
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我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遂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雒邑當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闕三倉作園地理志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園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園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爲園耳洛水亦謂漆沮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晋師滅赤狄潞氏郤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

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獵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也源在跋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音祖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許于反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

后亂有二子師古曰昭王母也即宣太后誅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郤千餘里師古曰郤退音丘畧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趙秦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

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有罪謫合徙戍者令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

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

師古曰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師古曰北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而

月氏盛

師古曰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

師古曰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適音謫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

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

師古曰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廼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

立少子廼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

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爲壯

本初言事  
領音奏無訓  
卿金城多傳寫  
筆仲舒傳書  
音矣克反文  
如字見下  
國雨經注  
以白紙解之左  
任傍也

反  
利放國文字  
王號共事為  
國雨經注  
以白紙解之左  
任傍也

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廼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旣脫服虔曰旣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旣上候望之東蹶若今之伏宿舍也旣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焉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

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能引弓者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繫鞮氏師古曰繫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擇梨孤塗單于蘇林曰擇音掌距之匈奴謂天爲擇梨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

字  
京初書卷下  
四本有行文

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壯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當也。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音頻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小會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蹠林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蹠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柳枝衆騎馳遠三周廻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軋刻其面也。如淳曰：軋，掘杖也。其面也。如淳曰：軋掘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輶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黠反。輶音女復反大者死獄父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者以左爲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櫬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

人人自爲趨利

師古曰趨讀也

向

也

善

爲

誘兵

以

包敵

師古曰

包裏

取

死

者

盡得

死

者

家財

後

北服

渾窳

屈射

丁零

鬲昆龍

新

葬之國

師古曰五小國也

渾音胡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

皆服以冒頓爲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

匈奴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

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

於是冒頓陽敗走

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

漢悉寃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駢北方盡驪南方盡駢馬

師古曰青馬也

驪

深黑駢赤馬也

駢

音蒼醉音先營反高帝廼使使間厚遺閼氏

師古曰求隙而私

遺閼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

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

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廼開

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

出

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繖言滿弓

引弓

得

與

大軍合

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

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

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多時也

幾音居

豈反

與韓信合

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祭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師古曰寢漸也廼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儻之君如淳曰儻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儻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漫溼之地音子豫反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儻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同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

樊噲李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李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師古曰彀張音工豆反今歌鑒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鑒古字瘞創也甫始也瘞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

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歐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謂陵轡邊吏入盜甚鶩無道師古曰轡音來各反鶩與倣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

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驪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驪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猶言小吏漢少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師古曰昔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音扶目反以安邊

民以應告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卅卅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盧淺奉書請師古曰騎馬堪爲騎也皇帝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音莫逐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盧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卅卅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

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袴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自所服也裕者衣無絮也繡裕綺衣一者言天子以繡爲表綺爲裏也裕音工洽反比疎師古曰辭以金寫之比音頻一髮之飭也據反疎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摠一物也語有輕繡十匹錦二十四赤綿綠繒各四十五師古曰繒重耳繡者帛之總稱繒厚繒也音庚奚反使中大夫意謁者令宥遺單于後須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維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謂侯王之女使官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行音胡郎反

說讀

說

不欲行

漢強

使之說

必我

也爲漢

患者

師古曰

言

我必於

中行

說既

至因降

單于

單于愛

幸之

初單于好

漢繒

絮食物

中行

說曰

匈奴

人衆

不能當漢

之一郡然

所以強之者

以衣食異

無印

於漢

師古曰

印牛向反

今單于變

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

什二

則匈奴盡

歸於漢矣

師古曰

言漢費

物十分之二

則盡

得匈奴之

衆也

其得漢

繒繒

以馳草棘

中衣袴皆裂

弊以視

不如旃裘堅善也

師古曰

視讀曰

得漢

食物皆

去之

師古曰

去棄

以視

不如重酪之便美也

師古曰

重乳汁也

作踵

其音則同

於是說教

單于左右

疏記

以計識其人

衆畜牧

師古曰

說者舉

中行說之名也

示下皆類此

於漢遺

單于書

以

尺一牘

辭曰

皇帝敬問

匈奴大單于

無恙

所以遺物及

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其辭師古曰倨慢也倨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蔡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宋祁曰至割  
日本越本作至  
到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文。  
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窟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衰薄強爲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揀字之作土。夫力不競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盡也。音其勿反。耕桑以求衣食。  
謂竭力也。師古曰：力，業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讀曰：疲嗟者，勤懃之言也。牒牒利口也。佔，自謂著冠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牒牒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牒音牒，佔音昌，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蔡

米糲而已。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守者，滿其數也。中音竹反。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躁迺稼穡也。  
師古曰：苦猶麤也。躁音人九反。日夜也。迺汝也。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鄉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遂爲北地將軍。  
師古曰：回中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服。度曰：安定縣也。使騎兵入燒回中宮。  
師古曰：回中古曰：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  
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

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廼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遂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爲二官雕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渫音渫水之渫邪惡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趨皆義絕約忘萬國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

正之民師古曰渫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趨皆義絕約忘萬國之命

劉奉世曰鄰上宜有百字不然衍使孚也

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寢兵休卒養馬

師古曰寢息也

卅卅昌樂翕然

更始朕甚嘉之聖若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師古曰由從用也順天恤民卅卅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稟

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

更遺單于絲糞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

民熙熙

師古曰和樂貌

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

聞天不願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音普何反

朕與單于皆捐

細故俱蹈天道也師古曰墮棄也音普何反

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蟹

圖謀也墮火規反

墮毀也

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蟻動之類

師古曰跋行凡有足而氣者也蟻動貌跋音岐

喙音許穢反蟻音人充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古

宋祁注文選卷

趙本作岐子

列傳世曰逃者者

唐書卷第十三

氣者也蟻動貌跋音岐

喙音許穢反蟻音人充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氣者也蟻動貌跋音岐

喙音許穢反蟻音人充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

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爲單于言更

不食言者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于留志天下大安

師古曰留志和親之後漢過不完

不食言者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

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父親後無咎

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

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南南猶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蕭翁壹

師古曰姓蕭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

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

康孟

財物廼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塞交易私出

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

列傳下異吉單于作句

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待單于也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屬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卒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音下孟反單于得欲刺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窮欲以示戰刺之灑迺自下以謀告

具告單于師古曰故兵以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

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

師古曰擊單于單于不至以敵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勦者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嗜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千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師古曰於道亡還漢囚救度救度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遂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

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韓安國也

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

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龍西擊

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

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

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曰縣之斗曲

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

是歲元朔二年

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

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

爲陝安侯數月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代郡殺太守共友

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

略千餘人秋又

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

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

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

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

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

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

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

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

數百里

師古曰仍頻也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

亦立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并軍至遇單于時時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直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古曰。罷讀曰疲徵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徵音工堯反。母近塞。師古曰。不近塞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龍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蓋康曰。匈奴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

列傳第十一  
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龍西北地二千里。遇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季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千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龍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

列傳第十一  
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本又云。冬七其軍也。  
武紀本傳无同者也。  
有誤。

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新秦志西滅北解在食貨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爲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栗古曰私良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良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食者重與焉師古曰寘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師古曰約謂爲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從其輜重令遠去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猶如也度音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各反

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北至竇顏山趙信城而還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竇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太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音零下亦類此而幕南無正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師古曰今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漢馬死者十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漢使敵，使於單于。單于聞敵計，大怒。留音材性反。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首井。師古曰：宣音子餘反。武紀宣字作沮，其音同。從

列傳曰：趙破奴傳云  
至匈奴行狀文  
利故說同

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臣瓊曰：水名也。去今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曰：風。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謂客主接詣。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永草之地爲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督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聞匈奴

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  
墨黥面也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  
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曰言  
遣太子入質漢使揚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菑貉朝鮮以  
爲郡師古曰歲與穀同亦或作歲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  
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縣之  
烏孫北也眩音傍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揚信爲人剛直屈強素沐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廻坐穹廬外見揚信揚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

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  
物有品以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  
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所餘者無幾比當爲質則匈奴國中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  
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廻止揚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揚信復謂以甘言古曰謂古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

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廼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盧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并將軍

築受降城師古曰于其冬匈奴大雨雪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入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期至浚稽山而還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古師雜在武威北浚稽音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

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廼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師古曰句音鉤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畧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畧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盡復失其所得而去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天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

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反鞮音丁奚反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遙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人尊老之舞也行音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宋祁曰博雋本作  
萬校本改作傳

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古師曰物謂死也  
曰幾音鉅依反漢兵物故代六七故謂死也漢又使因杔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廻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卽韓說也因杔將軍效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重音直用反

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杔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擇不得代師古曰擇音緼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

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從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音似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郤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

恐車師兵遮重合侯廻遣閻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閻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訖夫人城應曰本漢將築此城將士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復欲降匈奴以就誅後雖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

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唐叱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睡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睡音息隨反輝音輝僕多者字當爲朋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在其中燕音一千反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慙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爲妻師古曰閼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

斛師古曰以蘖爲酒味尤甜稷米稷栗米也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廼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單于之母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教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旱寒雖不宜種黍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穄畜

于恐爲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幢犧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犧也音讀罷讀曰瘦極困也苦之心狀苦也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謂悉皆附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訴擣師古曰擣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訛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壘行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

壘行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正也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穰以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尺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遺師古曰季反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焉

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戰死  
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  
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  
師古曰隊部音徒內反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  
生得酈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酈脫王在漢恐以爲  
道擊之師古曰道讀曰導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  
屯酈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  
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以備奔走師古曰據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  
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  
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  
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當使左右風漢使者風讀曰師古曰

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  
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  
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  
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  
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  
張掖縣也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  
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汗王屬國都尉  
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  
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政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

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兆計也。尤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越匈奴不及。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爲匈奴所中傷。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敵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

匈奴繇是恐。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音古。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河西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

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  
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  
老弱犇走駁畜產遠遁逃師古曰犇古奔字駁與驅同是以五將少  
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清離候水斬首捕  
虜七百餘級鹵羣馬牛羊萬餘頭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烏貞師古曰烏貞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  
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頭虜  
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

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  
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  
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  
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舟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  
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  
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  
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  
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

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焉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令音眾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壘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第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

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軍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合顥渠閼氏顥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廻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浪音步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音徒內反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二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

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嚙居左地者孟康曰：寧  
種也。師古曰：寧音辱，匈奴獨反。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謂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其明年，匈奴怒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鞬音韻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頻也。殺略人民。數千騎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

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間擢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郅宿王刑未央使入召諸王，未至。師古曰：呼各反。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

握衍朐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耆若王勝之入漢

獻

見師古曰昔音材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間權渠時用事

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  
間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間權渠單于  
子稽侯讎既不得立師古曰撫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  
幕  
禪音婢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  
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  
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爲之長帥日逐王先賢挾其  
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  
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  
朐鞬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

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  
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挾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與韓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與韓王留庭與韓  
貴人共立故與韓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  
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  
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  
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  
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  
讎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  
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朐鞬單于兵敗  
走使父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

乎師古曰若汝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  
也其下亦同自死若處無來汙我所居處言才汝握行胸鞬單于恚  
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  
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行胸鞬單于立三年而  
敗利果本有三年而敗三字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班固

漢書九十四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  
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  
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  
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  
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爲右谷蠡王師古曰督音莫撏反留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撻兄右奧鞬王爲  
烏藉都尉師古曰撻音纏與音居言反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  
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揭音丘曰

例反唯音  
七矣反

史記傳

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專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闔敦敦音頓又音對地。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

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囇姑音乃穀反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鵲屈與父呼邀累烏鵲溫敦師古曰呼邀累者其官號也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鵲屈爲新城侯。烏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句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

列傳曰呼韓邪  
○來即日所未先破至  
卷三十一

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  
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  
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  
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  
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  
爲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  
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  
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爲諸國之長師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  
匈奴柰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未辱  
卑下也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

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  
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  
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目反雖窟強於此未嘗一日安  
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  
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  
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  
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  
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印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  
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師古  
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罿備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  
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賚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

裳黃金璽，鑿綬

師古曰：鑿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

孟康

玉具劍

孟

出者也。衛韁鼻也。譚音遙。衛字本作彞。其音同耳。佩力

弓一張矢四發

服愛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

師古

力

曰：終猶今言箭一枚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枚也。

鞬戟十之戟也。鞬音啓。

車一乘，騷勒一具

馬轡也。師古曰：勒馬有衣安。

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師古曰：一袭爲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

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

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

張平

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解在宣紀。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

長平詔單于母

師古曰：不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謁。今拜也。

長平詔單于母

謁

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

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

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耶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宋智注卷之三

字高刪

請願留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爲所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

師古曰：保守也。自此自守。

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

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涇縣西北。

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

又轉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

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

年呼韓邪單于復入

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

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

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

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

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音天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

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今音累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勝常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

利微旨郢支殺郅支  
侯下向而降者  
者言既說吉  
既脫脣呼韓邪  
故後責其使也  
皆有吉有佞

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既脫皆殺之師古曰於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薄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更其言要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壯士毋得相詆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

物師古曰漢人爲盜於匈奴匈奴入爲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  
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水也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犧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金也留犧酒匕也撓和也契丹著酒中撓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過爲輕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

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院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長無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郅支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驥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死也道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纔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

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  
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  
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  
家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  
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師古曰保守之令無寇盜傳  
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  
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  
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  
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

是其範圍也至孝武壯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  
部也音人羊反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  
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刺不可一也  
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天之覆也如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  
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  
安不亡羌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  
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

曰必極也

保之也

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

觀欲也

師古曰覩音眞

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

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

怨恨起而背畔壯士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

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

易音弋政反往者從軍多沒不

還者子孫貧困一也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此

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

僵音薑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成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錄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皆如罷戍卒省僕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無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衝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讀曰嚮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

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  
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  
曉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  
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  
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  
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之其功力呼韓邪疑之  
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  
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  
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  
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下

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  
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  
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  
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  
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  
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  
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橐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  
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皆長於且  
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橐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  
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

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顓渠蒙漢

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又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亮反艾讀

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

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

不如立雕陶莫臯

大

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

必亂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

大

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繫若鞮單

于

師古曰復音服謂音力追反

復株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

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

谷蠡

王橐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繫單于復妻王昭君

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賴曰須卜

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爲當于居次文賴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

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東之縣也伊邪莫演

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

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誠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

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

吉凶受之鬱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讀曰境師古曰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譖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譖反許遠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辯往問降狀任邪莫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系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爲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師古曰昫音許于反以

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擣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纏以橐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橐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爲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謂大閼氏也第五閼氏亦呼韓耶單于之閼氏之弟也第二閼氏即上所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音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筈就羽師古曰就大鵠曰

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

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音工罕反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

爲前竿音工罕反

求之師古曰直爲有不得傷命損威行故云傷命也不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之意說單于而求

也

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

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父勞

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閼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

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其報必大必厚報賞單于漢得此地單

子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事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

藩亦爲單于盡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

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此溫偶駿王所居

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口反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

出草木鳥獸爲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

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

已問溫偶駿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

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爲諸侯者中國之言耳仲音牛向反且先父地不敢失也

藩還還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

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赦二古音功衡反

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

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駿仇擣王稽留昆入侍音纏稽音爰

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疐音廉音竹二反

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

遣左大當戶烏夷泠師古曰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歐牛畜去師古曰卑援疐恐遣子趨還爲質匈奴師古曰還音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東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夏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游也師古曰上游亦撫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謂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

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興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御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並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妾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爲書順辭以荅

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徵於便墻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墻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於是浮西河絕天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爲卦而又禪也

祭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

詩大澤之博文

漢善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那天覆雲之油

廣博也詩者歌詠美德也大澤謂天子之惠澤

上章八句也

廣符瑞之富

文選注善曰符瑞之富謂班之歎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履達靡愆

文選注善曰其道何愆乎此乃天瑞之應也言其來見之道幸後地應之蓋天瑞

以示明君之徵也

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  
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  
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墾師古曰微要也音<sub>工堯反墾古地字</sub>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  
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sub>恢大也</sub>迺大  
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  
音千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天幕破寘頰襲王庭窮極其地追  
奔遂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爲封而又禪士<sub>禪</sub>  
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  
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壯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

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爲不壹勞者  
不父佚不豐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以忽百萬之師  
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  
廬山匈奴中山也冢音許穢反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  
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音  
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時音許反也謂所期庚有所獲師古曰鮮少音先戰反徒奮  
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  
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  
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音  
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伏然尚羈縻之計不

顓制

師古曰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爲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

者不強

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何者外國天性忿鷙

師古曰鷙假地音竹二反形

容與健

師古曰冠大也

貧力怙氣

師古曰貞恃也

難化以善易隸以惡

之也惡謂威也

其彊難訛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

師遠攻領國殲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

服之後慰焉撫循交接賂遺威儀府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

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羌屬也

劉德曰羌屬也

之旆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刈絕也

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

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爲一時

固已犁其庭掃其閭

師古曰犁

耕郡縣而置之雲

師古曰徹席卷後無餘畱

師古曰畱古災字也唯北狄

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

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廻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師古曰已止也柰何距以來獻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說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未定折衝不然後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

外師古曰載擊言使車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

交馳其轂

相擊也

車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且往者圖

西域制軍

師古曰圖謀也

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

萬計者

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

宜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

而寇

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

西域中

廻以制匈奴也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

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

邊萌之禍

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

單于書

而許之

賜雄帛五十四黃金十斤

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

列傳作

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

人單于又上書

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

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

單于來朝上

以大歲厭勝所在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師古曰舍

告之以加敬

於單于

師古曰云以敬於宿單于故令止上林

單于知之加

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

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

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并

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師古曰回音胡內反

況等乏食單于廻

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

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

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

且音子

閭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遂王都與婦入侍是時

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

以威德至盛異於前

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

廻風單于

曰風讀

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者其女名太

日諷

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去  
句音鉤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將郎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欽使匈奴師古曰欽音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

絕師古曰幾  
音鉅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師古曰惡都名也受迎而受之師古曰逆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與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  
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函書付之同函而封之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宜上書慕化爲一

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橐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曰

說曰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

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母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

事遣使者責烏桓稅稅古曰故時常

是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

賈貶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

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

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

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

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敵婦女弱小且千人去

古師

曰歐與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

與同

畧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授  
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  
甄阜王飒陳饒烏敵丁業六人師古曰立多齋金烏重遺  
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  
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  
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綬師古曰綬者印之組也音弗詔令上故印綬單于  
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綬單于舉狡授之左姑夕  
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  
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綬  
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狡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  
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綬奉上將率受

來智已當作以

著新綬不解視印飲食至夜廻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第將率師古曰第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師古曰第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饒燕士果悍決也將率音胡即引斧椎壞之明白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幹反將率音胡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主已下廻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師古曰第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柰何又多得賂遺師古曰第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

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畧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顙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故怨恨廻遣石大且渠濟呼盧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入衆實來爲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

宋智佳文陽字  
楊本作楊

來智次一作使

二千餘人歐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歐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

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

師古曰後成車師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

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

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

共殺戊己校尉刀護

師古曰刀音鉏遣入與匈奴南犁汗王南

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

脣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

將軍所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

域都護但敘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入衆寇

擊諸國本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邑

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齋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

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

成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脣略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

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

師古曰戲戟有旗之

音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恭封

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

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

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

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

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

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  
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恭新即位怡  
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  
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齋三百  
日糧今地令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音零之于丁令師古曰遂之遣入丁  
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  
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  
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猃允內侵至于涇陽  
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蟲之螯歐  
之而已師古曰蟲古蚊字也蟲音式亦反歐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爲中

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少齋衣裝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  
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文下亦同而天下  
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  
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  
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辰比  
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  
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援計引也音爰其道里一年尚未  
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  
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比二難  
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鉤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  
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  
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  
甚寒春夏甚風多齋舡鎧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舡古  
之大口者鎧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祚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  
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如遇險阻衝  
尾相隨師古曰衝馬衝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進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  
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

請率見到之且以擊虜不聽尤言轉冥穀如故天下騷動成  
既受恭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  
單于更以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恭以  
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狄將軍  
王述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  
畧人民歐畜產去甚衆師古曰歐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  
曰孝單于成子角數爲寇兩將以聞四年恭會諸蠻夷  
斬成子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  
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恭撓亂匈奴與之搆難  
師古曰撓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  
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  
右骨都侯須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  
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戚厚善見成前後爲莽所拜  
故遂越輿而立成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旨力追反烏累單  
于成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  
爲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爲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爲其號不祥更易命  
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吹當爲單于故烏珠留  
單于授其長子以爲護于欲傳以國成怨烏珠留單于  
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去當遂  
勸成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河西虎猛制虜塞下

朱智海注  
有行錄  
師古曰虎猛縣名  
制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候和親候王欽  
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欽欽弟  
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颯古曰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  
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  
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欽颯莽  
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  
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  
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  
四爻辭也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  
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  
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爲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曰烏

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今中國有盜賊耳  
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  
年五月莽復遣欽興五威將王咸率伏黠丁業等六人  
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  
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至塞下  
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  
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  
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  
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欽又以陳良等購  
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  
大喜賜欽錢二百萬悉封黠等單于成立五歲天鳳五

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爲呼都而尸道皇若鞬單于匈奴  
謂孝曰若鞬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爲孝慕  
之故皆爲若鞬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  
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鹽擯王師古曰擯音讀俱奉獻  
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欽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  
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  
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  
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  
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主曰任奢本爲侯莽以女妻之故莽改公進爵爲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壬所以專寵之甚厚終  
爲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爲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

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連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蓮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文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

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襄王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李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誠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

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東遼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輶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三郡西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貧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

師古曰此說讀

曰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及溺也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爲和親之約也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廼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音扶目反其桀驁

尚如斯

師古曰  
與傲同

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令當時

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

匈奴無已之詐也

師古曰  
襲重也

夫邊城不選守境武

畧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

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

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竊不已過乎

師古曰  
幾讀曰  
冀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  
直當也

因其壞亂幾亡之院

師古曰  
幾近也  
音鉅依反

擢時施宜覆以威

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

晏晚也  
師古曰

三世無犬吠之警弱

庶立干戈之役

師古曰  
弱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

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  
古道字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靈子昧利不顧師古曰  
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師古曰  
與渝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壬申立封畿

師古曰  
大各反中音

竹什

分九州列五服

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

物土貢制外內古

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或脩刑政或昭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

文德遠近之效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秋外也曷為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

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

師古曰辟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陽以山谷雍以沙幕

讀曰壅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威師古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

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使其創乂謂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

佛教大學藏

